

家乡的河流

□陈希学



一条河流，从家乡流过
我不知道它
何时从大地分挽
但一个诗意的名字
渭河早已在夏天埋下了
解渴的伏笔
和心中的向往

渭河，是一条有根的河
犹如一条金色腰带
系在关中大地
系出了秦人的力量和雄风
系出了生活的平静和风光

系出了山水的厚重和沧桑

渭河，是一条古老的河道
宽厚的心胸
承载着风雨
含住昼夜的时光
沉淀了万古泥沙
留痕在曲曲弯弯的河床上

勾起一捧渭水
指缝间便流淌出远古的传说
人文始祖 三皇五帝
诞生了中华五千年文明

生生不息 血脉延续
武王伐纣的涛声拥抱着命运
悲伤而又浪漫
亘古洪荒的传说孕育着图腾
创造了中国龙
秦皇汉武的热血吸取凛凛剑光
嘶裂着萧萧马鸣
一条满腹经纶的河
开创出《诗经》《史记》的不朽
一条才华横溢的河
辉映着汉赋唐诗的灿烂
一条固执自信的河
浸润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一河清水收拢残阳
一河清水抖落星窗
与岁月徘徊摇曳孤影
欢乐 忧伤 惆怅
都不曾改变自己的
心律 血压 体温
河面浮光流翠
傲骨支撑四季
避免情感沙化信念失色
总会帮我洗净染尘的身
总会为我熬一碗强体的汤

河水总在回忆
我总在回首

独自怆然
又悲喜交加
童年的我
在河岸追赶着风
阳光匍匐于河面
风筝飘荡于天空
青年的我
在河堤守望家园
用青春的画留住鸟鸣
用阳光的火燃烧未来
如今的我
在波涛间释放记忆
在深情中浸润经年
用静好迎接夕阳

雪 花

我看见雪花了
那样明亮清澈
那样晶莹洁白
独占着腊月的高空
让市声消隐
让大地换装
给尘世间
绘制出另一个风景

雪寂寞地下着

大地一片苍茫
我站着凝神
倾听神秘的寂静
心中充满了沉默寡言
只见六瓣花朵轻轻舞动
把全部孤单舞得那样忧伤
把全部喧嚣变得那样平静

雪花淹没了我看惯了的景象
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
我与冬同行
走路的姿势和脸上的表情
心像母亲那样淡定
容纳更深的幸福和喜悦
行像父亲那样勇敢
容纳更多的疲惫和哀伤
我学会侧耳听风抬头看云
褪去繁杂纷扰
从而淡泊和从容
静守着心中的那一抹深情

我不喜欢雪天
但拥抱着雪花
右拥着惆怅左抱着憧憬
从冬的这头走到那头的那头
一直追随着太阳
开拓出一个春的梦想

龙潭大峡谷游记

□马腾驰

到了河南新安，有名的洛阳龙潭大峡谷，是一定要去的。

车子出了新安县城，向西北方向行驶不远，就开始转着圈爬山。山并不怎么险峻，路却陡峭曲折，一个硬弯连着一个硬弯。从盘山路上一路转下去，就到了龙潭大峡谷所在地：石井镇龙潭沟。

从山上下来，龙潭沟宽阔畅亮，像是走进一只葫芦的圆肚子里。前行，沟越来越窄小，似乎走到细长的葫芦做顶端。这不，映掩在葱龙群山里的龙潭大峡谷景区大门，豁然出现在了眼前。

进入龙潭大峡谷，又像是另外一个葫芦的顶端，进口小，肚里大。这龙潭大峡谷的形状，莫非是两个葫芦头相对，另两个葫芦头又相对，如此这般串连起来的不成？

右侧脚下是青河，这条发源于黄帝密都青要山的黄河支流，正像它的名字一样，河水碧绿如青流。河水之上，山体犹如利刃，“噻”地一下子切了下来，直直地竖立着。整个山，紫红色的石英砂岩层层叠加，仿佛用一块块平整巨大的红色石板，平压着擦起来的，看上去壮观而又热烈。

从弯弯曲曲的龙潭大峡谷中往走走，峡谷的第一道景观，是五座山脉环抱着的

五龙潭。潭上，五龙瀑布从山顶飞入潭中，珠进玉散，繁音环绕，使幽静的五龙潭显得愈加幽静，愈加神秘。

环抱五龙潭的这五座山脉是有故事的。相传，玉皇大帝把布设山河有功的黑、白、青、黄、赤五条巨龙封于此处休养，天长日久，它们化作五条巍然挺立的山脉，千百年来，时时呵护守卫着这一泓碧水。因了五龙潭，此处，还有五龙庙与五龙洞之说。

有了龙的传说，有了龙命名的山、峡、潭、瀑，这山川就有了灵气，就有了威蕤而生动的景致，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气象与气韵。赤壁丹岩的五座山脉，绿得醉人的五龙潭与如巨幅白练悬挂下来的五龙瀑布，这些美景，一起组成了一幅山奇水异，风光旖旎，意境幽远的山水画。

越往里走，龙潭大峡谷的景色越发美艳多姿。从五龙潭里端崖山的扶梯攀援上去，穿过隧道，就是宽不足10米的狭谷黄龙峪。进入峪内，气温较山下一下子静幽清凉了许多。峪底，清澈的溪水淙淙流淌，流水声似从钢琴上弹出的曲子，清亮而美妙，让人欢愉，让人舒心。

黄龙峪两侧悬崖上怪石嶙峋，断断续

横，参差交错，有了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形象。过了黄龙峪，龙潭大峡谷突然收得更紧，变得更加狭窄。耸立之高峡双壁对峙，雄关挡道，不知前边有了什么景致，有了什么样的秘密。峡谷上空岚烟弥漫，轻舒曼卷，宛若天宫，有了神秘莫测的仙气。继续往大峡谷里走，青龙峡、黑龙峡和飞龙峡等峡谷，一个连着一个。每个峡谷，潭前有关峡，潭后有飞瀑。飞练悬空，潭瀑联珠，高峡、潭水与飞泄而下的洁白瀑布，因山势与角度不同而有了不同的美妙形态，有了不同的绰约风姿。亦真亦幻之胜景，怎一个美字了得。

令人称奇叫绝的青龙峡里，青龙瀑布两侧几乎不见水土的绝壁上，长满了一片片四季海棠。肥厚的桃形叶子，粉红色的花朵，健硕而精神。绝壁上的四季海棠，倒映在微微晃动的青龙潭里，一潭迷离的红色叫人沉醉。此时，正是天气晴好的中午时分，太阳光一折射，潭水里的四季海棠倒影又映照在崖壁上，如青龙一样在游动，甚是奇妙。

进入黑龙峡，两侧崖壁向里倾倒，好像随时都要合上似的，仅露出一线蓝天，让人有了许多的联想与感慨。黑龙峡内

昏暗少光，潭水幽深如墨。一挂白色飞瀑溅泄而下，给黑龙潭带来一道忽明忽灭的亮光，这一明一灭的亮光，让人若在梦里，若在尘世之外。

处处以龙的传说为宗，处处以龙为景点名称，祥瑞而具有了神性魂灵的龙潭大峡谷，本身就像一条东西横卧的巨龙。这条巨龙“之”形延伸，把颗颗明珠一样的嶂谷、隘谷、瓮谷与悬谷连结在了一起。云蒸霞蔚，红岩绝壁，飞瀑幽潭，奇石绿荫的龙潭大峡谷，就是一组组璀璨夺目，让人流连忘返的山水画廊。

“八里迷谷，桩桩迷景逗客仁；千尺险峡，步步险象着人惊。”

“关峡相望，岚为轻云绕；潭瀑联珠，水呈青龙飞。”

出来到景区门口，红崖寺遗址南侧石牌坊上前后两副对联，写得颇有意思。

游龙潭峡大峡谷，在神圣而吉祥的龙的世界里走了一大圈，人精神，不觉得劳累与疲乏。按原路返回，同样的盘山路，同样的路程，车子似乎比来时轻快了许多，不多大一会儿，就回到了下榻的宾馆。这难道就是龙潭大峡谷神龙们给的力量？

屐痕处处

双 碑

□付增战

那座村子叫双碑。

我一直对这个村名充满了好奇，问了我姨妈以后，她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一代一代人就这样叫，也许过去有碑，也许没有。

第一次见到双碑的碑是在去年春节，两块巨大簇新的石碑，黑漆涂着碑面，龟驮着碑身，青砖护着碑体，一番大气磅礴，庄严古朴的气象。碑文记录了乾隆年间崔某的事迹，崔氏曾任湖北督粮道关，“气宇轩昂，做官清正”，回乡后闭门著书，写出《易经约函要义》等多部著作，最终落叶归根，病死故里。皇帝敕命州府两级在其墓地各立碑一通。后来有人在其墓地近旁筑屋居住，逐渐繁衍成一个庞大的村落，这就是双碑村得名的由来。

因为姨妈，我去过很多次双碑。姨妈一生坎坷，幼年家境贫寒，吃不饱穿不暖，无缘入校读书。二十多岁经历了第一段婚姻，这段婚姻因家庭暴力黯然收场。直到离婚改嫁，来到双碑，她才有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姨妈在双碑连续生了三个女儿，二女儿患上先天性心脏病伴随小儿麻痹，辛辛苦苦养到九岁最终还是没能留住生命。女儿死后三年，姨父又在意外事故中死去。算起来，姨妈在双碑的幸福生活仅仅持续了十五个年头，这十五年已经是她最长的一段幸福时光。

姨妈是我母亲唯一的妹妹，比母亲小七岁。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母亲无力养活我们兄弟两人，常常把我们寄养在外婆家。那时候姨妈还没有出嫁，一个大姑娘担负起了照顾我们两个淘气孩子的重任。对于姨妈这段母亲一样的养育之情，我有一种深深的感恩。姨妈的故事比任何文

学作品渲染的悲情故事都要坎坷，我始终怀着深深的同情，她一个勤劳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与世无争，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命运却一次次在她面前露出狰狞的面孔。

几年前，我最后一次和姨妈在城里同行，从市中心走到通村的路口，姨妈说：“啥时候到双碑来吧，双碑现在出了能人，大家日子比过去红火热闹了。”我说：“那你的日子啥时候能好起来？”姨妈说：“我还盼望什么，你们的日子好了我就高兴。”

那次以后，我和姨妈再没在路上一同走过。她的心脏病和乳腺癌已经病发超过十年，再也扛不住了，只能躺在病床上。我到医院看她的时候，她的脸色因为心脏病的影响，出现浮肿和黑红的颜色，亲人们并没有告诉过她真正的病情。我买了一些水果和点心给她，事后她在母亲面前埋怨说，娃肯定花了不少钱吧，上班挣钱不容易。

第二次见到病中的姨妈是在我家楼下。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医生也回天无力，孩子们用到西安看病的借口带她到大医院里检查，真实想法是让她在大城市里逛逛，尽一番孝心，缓解一下因病痛折磨而痛苦郁结的心情。我在楼下餐馆里请姨妈吃了晚饭，饭后让她到家里去住。姨妈进门后感觉楼有些高，说她头晕。她因为担心影响我正常的生活执意不住，坐了一会非要离开。那段时间我的左耳后长了一个大大的瘢痕，姨妈临走时再三嘱咐我赶快到医院看看，说耽误了肯定不好。

二十多天前，母亲带我见了弥留之际的姨妈最后一面。她从医院里出来，回到村里等死，已经三四十天过去了。姨妈的身体异常消瘦，背后生了

褥疮，却只能平躺在炕上呆呆地望着窑顶。时而糊涂，时而清醒，糊涂的时候连子女都不认识，梦呓里断断续续喊着“我不能走，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有孩子”。进门的时候，母亲问她说：“你认识这个人吗？”姨妈费力地扭过头，看了看说：“认识，是增战。”我看见姨妈袒露着癌细胞侵蚀，化疗后一道长长伤疤的乳房，那只乳房哺育了四个孝顺懂事的儿女，包括那个中道夭折的女儿。看着她已经不能饮食，只能用棉签蘸着一点水珠润润嘴唇来支撑生命。那天姨妈从头到尾都很清醒，但她一直没有再说话，只是不停叹气，用无力的拳头用力砸着炕头。我知道，她想到自己的生命可能走到尽头，她想挺过去，像她过去挺过一次次劫难一样，所以她要抗争。

我在心里知道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怀着一种异常矛盾的心情，希望她早点死去，再也不用忍受病痛折磨，再也不用经历命运劫难。更希望她能真的挺过来，用她坚强的生命力创造活下去的奇迹。看见她痛苦的样子我强忍住泪水，为了不让姨妈觉察出我的伤心痛苦，不让她因为我的伤心痛苦而感到绝望，我不得不强装出轻松自在的样子，我的心在淌血。

临分别时，母亲对姨妈说：“你看，增战的耳朵已经做了手术，他的耳朵好了，他骨折的手指也好了。你的病也很快就能好起来。”我说：“双碑现在红火热闹，我一定还会来的。”这时我看见姨妈露出了一个难得的笑容，很灿烂。

姨妈终于还是走了，得到了永远的解脱。

新坟就在沟底的一块荒地上，没有碑，有时间我想去看看。



关山雪韵

金碧辉 摄

冬 的 树

□宋扬

小区里的那棵蓝花楹在冬天的树丛里鹤立鸡群。

在刚刚过去的秋日，树木王国的银杏显然是头戴金冠的国王，君临天下，满城璀璨黄金甲。然而此时，银杏如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只剩下残身在苟活，不得不在时令这个强大的对手面前俯首称臣。

一次郊游，不经意进入一片茂密的树林。一株银杏躲在秋风扫不到的角落，树叶只是黄了边缘的一小圈儿，已经开始稀稀拉拉掉落。地面上的叶片也是灰不拉几的黄，绿着黄着，尴尬无比，比在风中飘扬过的带着琥珀光泽的同类不知卑微多少。有朋友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它毕竟还活着。如果这也算一种生存的智慧，那人生岂不是太过于无趣？

所以小区那棵战斗过的树不是末代君王，是挺立在寒风里的悲壮英雄，让你想起不肯过江东的楚霸王，想起精忠报国的岳飞，想起留取丹心的文天祥！

中午，我在食堂三楼望对面的一棵梧桐树。梧桐叶的红低调而灰暗，绝对不是璀璨到妖冶的程度，恰

与背后十多年的墙砖颜色浑然一体。梧桐叶与人手最为形近，却已如垂垂老者的手毫无生气。既看不到血液的流向，也辨不出爱情与生命的线条。它们就那样蔫蔫地命悬一线，似乎马上就要掉下，但是你过了一周去看，它依然悬在那里。银杏叶片大小太轻，一阵北风簌簌如雨。梧桐叶宽大厚重，树下那个老妇从凳子上起身蹒跚离开，摇摇晃晃，仿佛一片从枝头飘下的叶子。

还是更喜欢那棵蓝花楹，不是因为它曾经开过紫蓝色的花，是它的叶绿得好像忘记了冬的存在。这脆生生的绿在梧桐叶上不曾出现过。蓝花楹小小的叶片不如梧桐叶一样贪婪，梧桐叶总是摊开手掌，试图握住更多阳光，却蒙上了太多的尘埃。蓝花楹懂得有舍有得的真谛。开花时，只是在绿叶间藏一串深深浅浅的蓝，并不如银杏一样轰轰烈烈；冬来到，小小的叶片青嫩如初，在阳光的映照下，你能看到绿色的血液在奔流。

欢腾锣鼓鼓动神州

□杜书文

农历正月，正是锣鼓闹红的日子，是全国人尽情狂欢的日子，是庄稼人宣泄激情的日子……

除夕傍晚，村子中间的大槐树下，铿锵的锣鼓响起来了。穿戴新衣新帽的孩子们从挂着大红灯笼的高门大院里奔出来了。正在屋里看电视的人们顾不上关电视机奔出来了。穿着新衣服戴着瓜皮帽、绒线帽的老爷爷老奶奶，拄着龙头拐杖奔出来了；正在捏花馍、炸馓子、炒麻糖、包饺子的新媳妇、大姑娘，从贴着大红喜字的新房里奔出来了。仿佛有一种超强的吸引力，把东西南北的人们紧紧吸引在这锣鼓喧天的周围。

放眼望去，广场中间，八面牛皮大鼓一字排开，数十副铙钹上下飞闪，数十副小锣齐声咣当。一双双黝黑的胳膊上下舞动着，红缨鼓槌上下翻飞，振聋发聩地冲击着耳鼓，淹没了村庄，淹没了尘嚣，涤荡着心头的压抑与郁闷，烘托出一个火辣辣的喜庆氛围，直冲人们狂跳的心脏，让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狂奔奔腾的海洋。

人们的心像充了电，同鼓面、地面一起跳动。一浪高过一浪的鼓点，排山倒海般掀开了人们感情的闸门。人们跳啊，唱啊，喊呀。老爷爷变成了小顽童，老太太变成了年轻姑娘，在这里已经看不到扭捏与羞涩。老爷爷老奶奶张着没牙的大口笑得合不上嘴……刹那间，大秧歌又变成了动感的迪斯科街舞，仿佛只有这样的宣泄才更刺激、更痛快、更潇洒。

锣鼓、金钹，大起大落，鼓槌引导着金钹，不断变化着节奏，翻着新花样：“风卷雪”“虎下山”“凤点头”“闹龙宫”“丰收锣鼓”“狂欢秧歌”……一场接一场，一曲连一曲。一会儿似大江澎湃，撞击着如山的礁岩，狂叫着，轰鸣着直奔远方的大海；一会儿又如涓涓细流，轻松欢快，伴着生活的颤音，唱着对时代的赞歌，让人们品足了太平盛世的甜蜜；一会儿又如金戈铁马横过大地，卷起漫天狂风，旗帜辉映着无数的喜悦和骄傲。

汗水在两颊流淌，热气在脑门蒸腾。小伙子打累了，俊姑娘甩掉了身上的丝绒红外套，抢过鼓槌比小伙儿撞得更狂、更欢、更猛；小孩子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夺过父亲手中的响锣，跟着敲了起来。年逾八旬的老鼓手在一旁看得心里直发痒，也情不自禁地从一个小伙子手里抢过一副铙钹，那娴熟内在而又狂放的节奏、跃动的舞姿，丝毫不亚于年轻人。他们敲得那么执着、那么忘情、那么投入，把一切烦恼都甩在了九霄云外，完全陶醉在了激越的鼓声中。在这里，似乎人人都是鼓手，个个敲得舒心。

夜很深了，隆隆的鼓声终于停歇了。过足了锣鼓瘾的人们，各自满足地走进了红灯高悬、贴着倒福的红漆大门，钻进了他们各自温暖舒适的被窝。